

张 平 著

市长

贵阳文艺出版社

市长

张平 著

贵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扬

装帧设计:程 玲

市 长

作 者:张 平 著

出版社:贵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贵阳华兴路10号

印 刷:贵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

印 张:11

插 页:2

字 数:210千字

出 版: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17-1206-7/1·1149

定 价:20.00元

第一章

抬头望见横挂在城市上空的广告,赵一戈想起昨天去广告公司采访时遇到的一个小插曲,心底突然产生对这次采访人代会任务索然无味。

这次人代会将选举新一届市府班子,尽管一切早已安排,人代会投票表决走走形式,但他总觉得方方面面人物汇聚之时,能采访到一点有新闻价值的材料,写几篇有点份量的文章。这几年自从那个宣传部调来的总编上任后,报纸办得越来越平淡,像一个采菊东篱隐居田园的老人,只悠然见南山,而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稍微有点刺耳的文章,都会被总编枪毙。昨天他听说广告公司要根据参加人代会代表人数在城市上空挂广告横幅,觉得有点兴趣,不料刚到广告公司就碰到公司经理对去拉广告赞助的小姐大发雷霆。一打听,方知去拉赞助的小姐找到当选代表的单位以对人代会的态度为名并打出宣传部的牌子,要对方出资拉

广告。这种说法虽然是经理暗示而且也非常有效,但小姐不知灵活,遇到一个硬汉子已明显对这种说法表示反感,小姐仍然抬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吓人,把对方惹火了,告到宣传部,部长要经理上门去认错。经理一肚子气只好往小姐身上发。赵一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金钱在作怪,广告公司经理企图利用人代会冠冕堂皇赚一笔,当即写了一篇报道,但总编说与人代会主旋律不符,随手丢进纸篓,还教训他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有问题,对社会的光明面无动于衷而对暗面又兴趣太大。

赵一戈对总编的教训没作半点抗辩,仅冷笑一声,快步走出总编办公室,找了个小酒馆独自喝闷酒,后悔当初从部队退伍选择了记者职业。八年前,他刚二十二岁,已是部队的侦察连长。无论军事组织、指挥才能和侦察兵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他在集团军内都是佼佼者,同时他喜欢舞文弄墨,经常给军内报社投稿,且命中率很高。按一般常规,能文能武的军人,在部队最受欢迎,发展前途不可估量,干部部门的同乡曾向他透露,他已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将送军校深造。他也暗自下决心要成为有成就的职业军人。但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机遇可能是帮助你成功,但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或因运用不当往往会成为失败根源,强项变成致命弱点。他因采访写了篇揭露用军车帮助不法分子承运物资的报道,因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满腹怨气回到地方,公安局和报社都同意接收,他权衡再三,选择了新闻记者职业。一来新闻

也想换个活法，军旅生涯的紧张严肃他觉得该由轻松愉快代替。公安局的老局长曾遗憾地对他说，他具有一个优秀侦察员的良好素质。

然而，记者生涯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第一任总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好不容易熬到他退休，以为该吐气扬眉运用手中笔为民鼓与呼了，谁知又没处理好与新总编康国淋的关系，被冷落在一旁。康国淋只比他大四岁，未当总编前同他称兄道弟，常在一起喝酒闲聊，纵古论今，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内在激情丰富、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感觉，极受年轻记者们的拥戴。他经常在康国淋的鼓动下热血沸腾而不顾个人得失，给前任总编出难题，甚至拍桌子大吵大闹。康国淋上任后，本来也是把他作为心腹重用，但接触多了解深了，他才发现康国淋心理十分阴暗，且权欲特强，为达到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于是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与他疏远。康国淋很敏感，很快就察觉到他的变化，表面上仍同他客客气气，但却处处制肘他，压制他，把他冷冻起来，使他有力无处使，有气无处发。他明知康国淋的策略是让他无所作为的岁月中自生自灭，却又毫无办法。他给战友写信自嘲说，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自己当了八年记者却一事无成。战友回信说他不通权变太死板，不善奉迎太爽直，又恃才傲物不愿委屈求全，不得志是必然的。还说长此下去会在苦闷中郁积成病，甚至会心理变态毁了自己的一生。

市长

张 平 著



贵阳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抬头望见横挂在城市上空的广告，赵一戈想起昨天去广告公司采访时遇到的一个小插曲，心底突然产生对这次采访人代会任务索然无味。

这次人代会将选举新一届市府班子，尽管一切早已安排，人代会投票表决走走形式，但他总觉得方方面面人物汇聚之时，能采访到一点有新闻价值的材料，写几篇有点份量的文章。这几年自从那个宣传部调来的总编上任后，报纸办得越来越平淡，像一个采菊东篱隐居田园的老人，只悠然见南山，而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稍微有点刺耳的文章，都会被总编枪毙。昨天他听说广告公司要根据参加人代会代表人数在城市上空挂广告横幅，觉得有点兴趣，不料刚到广告公司就碰到公司经理对去拉广告赞助的小姐大发雷霆。一打听，方知去拉赞助的小姐找到当选代表的单位以对人代会的态度为名并打出宣传部的牌子，要对方出资拉

广告。这种说法虽然是经理暗示而且也非常有效,但小姐不知灵活,遇到一个硬汉子已明显对这种说法表示反感,小姐仍然抬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吓人,把对方惹火了,告到宣传部,部长要经理上门去认错。经理一肚子气只好往小姐身上发。赵一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金钱在作怪,广告公司经理企图利用人代会冠冕堂皇赚一笔,当即写了一篇报道,但总编说与人代会主旋律不符,随手丢进纸篓,还教训他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有问题,对社会的光明面无动于衷而对暗面又兴趣太大。

赵一戈对总编的教训没作半点抗辩,仅冷笑一声,快步走出总编办公室,找了个小酒馆独自喝闷酒,后悔当初从部队退伍选择了记者职业。八年前,他刚二十二岁,已是部队的侦察连长。无论军事组织、指挥才能和侦察兵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他在集团军内都是佼佼者,同时他喜欢舞文弄墨,经常给军内报社投稿,且命中率很高。按一般常规,能文能武的军人,在部队最受欢迎,发展前途不可估量,干部部门的同乡曾向他透露,他已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将送军校深造。他也暗自下决心要成为有成就的职业军人。但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机遇可能是帮助你成功,但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或因运用不当往往会成为失败根源,强项变成致命弱点。他因采访写了篇揭露用军车帮助不法分子承运物资的报道,因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满腹怨气回到地方,公安局和报社都同意接收,他权衡再三,选择了新闻记者职业。一来新闻

也想换个活法,军旅生涯的紧张严肃他觉得该由轻松愉快代替。公安局的老局长曾遗憾地对他说,他具有一个优秀侦察员的良好素质。

然而,记者生涯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第一任总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好不容易熬到他退休,以为该吐气扬眉运用手中笔为民鼓与呼了,谁知又没处理好与新总编康国淋的关系,被冷落在一旁。康国淋只比他大四岁,未当总编前同他称兄道弟,常在一起喝酒闲聊,纵古论今,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内在激情丰富、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感觉,极受年轻记者们的拥戴。他经常在康国淋的鼓动下热血沸腾而不顾个人得失,给前任总编出难题,甚至拍桌子大吵大闹。康国淋上任后,本来也是把他作为心腹重用,但接触多了解深了,他才发现康国淋心理十分阴暗,且权欲特强,为达到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于是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与他疏远。康国淋很敏感,很快就察觉到他的变化,表面上仍同他客客气气,但却处处制肘他,压制他,把他冷冻起来,使他有力无处使,有气无处发。他明知康国淋的策略是让他无所作为的岁月中自生自灭,却又毫无办法。他给战友写信自嘲说,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自己当了八年记者却一事无成。战友回信说他不通权变太死板,不善奉迎太爽直,又恃才傲物不愿委屈求全,不得志是必然的。还说长此下去会在苦闷中郁积成病,甚至会心理变态毁了自己的一生。

实际上他已经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不好，能提起他兴趣的事已不多，感到人生乏味，生命无趣，经常独自喝闷酒，独自躺在床上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画面消失却又不不知看了些什么，而且与同事朋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容易发脾气。他经常仗义执言敢管社会上的不平事，也赢得不少人尊敬，但他从不因此而图报，与受过他恩惠或他帮助过的人保持距离，像个游侠似的独来独往。由于心情不好，自我把内心封闭，三十岁还独身一人，情绪不好时，连个倾吐对象也没有。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自己好像对婚姻恋爱也没什么兴趣，觉得女人在他生活中可有可无，自己对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有时精力无处发泄，他就独自跑去球场打球，直到累得精疲力尽。近年开的健身房，他保持早晚各去一次，在激烈运动的体力消耗中，他才会不想不想。他清楚意识到，离开了一种可以调动自己全部精神的人生追求，他终将走向崩溃。也许命运的安排本身就这样，对人生社会对宇宙万物感悟太深的人，他的生命注定就是痛苦的。佛祖感悟太深，放弃声色，出家悟道成佛。他是凡人，跳不出三界，因此只能享受心灵苦痛。

对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祈求，对正义道义的尊崇，经常像针似地刺痛他的心。他希望有所作为，实际上是希望在国家为民族兴旺的奋斗中，能让自己的生命达到辉煌。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激发他生命的热情呢？

他不知道。

红绸在微风中飘拂。赵一戈在门外停放好自行车，在烟摊买了包香烟，取出一支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见几辆车窗上贴着两会专用的轿车驶进大门，才慢悠悠地走进招待所大堂。这个招待所是六十年代末期建造的，虽改造翻修过，但大堂仍显得十分狭小。会务报到处围满数十个签名报到领取材料的代表。他发现看到会议材料的代表都急匆匆打开材料袋，而且翻看几而后，几乎每个代表都露出惊讶神色，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有的神色严峻地上楼回房间。职业锻炼培养出来的敏感告诉他，会议材料一定有什么新的内容。

这届人代会主要议程是选举，如果有什么可能产生新闻轰动效应的话，应该说是敏感的人事安排。但市府班子候选人已在去年底的党代会确定，前任市长黄云澍刚五十出头，正年富力强，党代会上已经明确他继续主持市府工作，也就是说，他将是这届人代会市长候选人。黄云澍的才干胆识魄力，在全市有口皆碑。在短短几年内，这个太湖边的城市能迅速崛起，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黄云澍功不可没。他所领导的上届市府班子，老百姓评价为该市解放以来最富有创新意识最具实干精神取得成效最大的一届班子。因此，黄云澍连任可以说深得民心，人事安排不会出现惊人之举。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系列需在会上通过的文件，早就上下反复讨论多次，在会上最多作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

代表们为什么看了会议材料几乎都露出惊讶之色呢？

赵一戈突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急忙走到报到处，与认识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他本想直接要一份会议材料，一个来参加会议的乡镇企业的总经理把他拉到一旁，随手把会议主席团名单递给他，问道：“怎么黄市长不在主席团？听说要调到省里作副省长，你是消息灵通人士，不知有没有这回事？”没等赵一戈回答，又叹息地说，“唉，我们搞企业的，真不希望黄市长走。”

“怪事？”赵一戈查看所有会议材料，没有找到黄云澍的名字，满脸疑惑地自语。

“你也不知道？”那位总经理失望道。

“下午党员代表会应该有消息。”他对那位总经理说，然后握手告辞，走到报到处，悄悄问一个熟悉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摊摊手：“我们也是刚知道。不过前段时间传过，说黄市长要进省里班子，那还是去年党代会之前。一般来说，党代会确定后，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是不会有大的变动的。人事问题是核心机秘，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是弄不清楚的。”

赵一戈见问不出所以然，要了份材料便离开了会议报到处。按照惯例，人代会正式开幕之前，都有个党员代表会，由市委书记讲党的意图，保证选举能按预期目的进行。近两年来，人民代表参政议政自觉性有所提高，已经发生过几起原定市长、县长候选人落选事情。

不过，赵一戈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黄云澍在一

个市政绩显著，职位高升理所当然。有政绩的人不高升，难道让那些平庸者高升？

然而他仍然有两点不理解。一是这么大的事，市里居然能保密如此成功，直到人代会代表报到时才披露，事先竟然半点风者都没透露，这在这么多年来该市的政治生活中可说是绝无仅有。他的老板总编康国淋事先应该是知道的，却从未见他流露过。康国淋在去年年底的党代会进了市委常委班子，听说很快将主掌市委宣传部。康国淋进市委常委这几个月来，越发显得高深莫测，对报社也更加加强了控制，加上康国淋已把他列入另册，当然不会向他透露什么内部消息。二是按常规惯例，即使黄云澍要上调，也应该参加这届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还得由他来作。但为什么主席团没有他的名字？

赵一戈本想采访一些代表，听听对黄云澍上调的看法，但转念一想，还是待市委书记在党员代表大会上作出解释后再采访，有的放矢，以免闹出笑话来。

走进作为人代会主会场的影剧院，代表们早已坐满了大半个剧场。每届人代会有八成以上党员代表。赵一戈发现当十个市委常委在主席台入坐后，会场立即静下来，出奇的静，代表们好像全都在事先没有得到半点风声，期待着市委对黄云澍问题的解释。

作为记者，赵一戈有在会场走动的特权。他缓缓沿着会场走了一圈，观察代表们的神色，发现就连市府几个主要

的部、委、局的一把手全都正襟危坐、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他意识到就连这些市长身边的大员们也都事先毫不知情，于是更对市委保密工作的成功而惊讶，同时又更感困惑。

他找了个空位坐下，并掏出采访笔记本摊开，作好记录准备。

市委书记宋锡炯是黄云澍的老搭档，从镇长、镇委书记到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到市长、市委书记，两人一步一个脚印，几乎是同时从基层提上来。宋锡炯比黄云澍只大半岁，还是中学同学。多年来，该市党政一把手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但他们两人却配合默契，互补短板。宋锡炯沉稳豁达，胸怀若谷，掌稳大政方针；黄云澍作风严谨，雷厉风行，为实现市委制定的目标措施得力，手段有效，干起工作来具有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由于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团结一致，以前难以解决的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敢承担责任的想象很快就一扫而光。该市经济创造的辉煌，省委和老百姓的评价相同，是从党政一把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开始的。

往常开大会，宋锡炯与黄云澍一坐上主席台，两人谈笑自如，轻松愉快。但此时宋锡炯坐在主席台上，板着脸，谁也看不出是喜还是忧。其他九个市委常委也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像一尊尊供奉在庙堂里的没有生命力的菩萨。

会场的气氛呈现出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压抑，特别是宋锡炯开口前的几秒钟，空气仿佛突然凝聚，会场静得如同真空。

赵一戈这在不喜欢这种压抑,掏出香烟刚想点燃,又意识到会场禁烟,便走到会场入口处,这里既不受会场禁烟限制又能听见发言看得到会场情况。

宋锡炯关于候选人的说明,话刚落音,立即在会场里引起骚动,议论声、喧哗声甚至骂娘声交织混杂,与刚才的寂静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代表们对宋锡炯的说明大为不满,对黄云澍所谓的特殊辞职原因不理解。

宋锡炯的说明实在是太简单,简单得让人没法理解。

他说黄云澍因为特殊原因提出辞去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职务,市委常委经过研究,决定接受他的辞职,并报经省委同意,由原常务副市长夏剑君主持市府工作并增补为市委副书记,作为这届人代会市长候选人。要求党员代表与组织保持一致,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代表们相互之间问得最多的是宋锡炯提到的“特殊原因”是什么,有的代表还似乎多听到两个字,在“特殊原因”中间还多了两个字,好像是“特殊个人原因”,宋锡炯不知是有意还是口齿不清,念到这几个字时确实很含糊。

赵一戈发现宋锡炯在作说明时,神色异常沉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即将接替黄云澍职务的夏剑君也并无什么得意之色,眉头紧蹙,好像被什么问题苦恼着。夏剑君是黄云澍一手提拔上来的,黄云澍当县长时,他是县府办公室主任。黄云澍到市府又把他带来作副秘书长,三年时间便跃升为常务副市长。从宋锡炯和夏剑君的神情可以分析出,黄云澍辞职的所谓特殊个人原因一定是非正常原因。唯一

使赵一戈感到惊疑的是当宋锡炯在作说明时,他发现他的老板康国淋的脸上似乎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他记得在平时偶尔的闲谈中,康国淋对黄云澍还是十分推崇的,认为黄云澍对本市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据他所知,康国淋还是黄云澍家的常客,也就是说,康国淋能进市常委,如果没有黄云澍的鼎力相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黄云澍的下台,对康国淋并没什么好处,他为什么会有喜色?

会场的混乱似乎早在会议主持者的预料之中,宋锡炯抬起双手示意代表们安静,准备继续宣读有关注意事项。

但是会场并没安静,代表们心中的疑团没解开,猜测议论怎会停止。

突然,一个代表高声提问:“请宋书记解释,黄市长为什么不参加人代会,黄市长是我们正式选出的代表。”

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年代,在本市历史上,这类全市性的大会上还从来没有人胆敢在会场上跳出来责问市委书记。因此,他话音刚起,会场突然鸦雀无声,代表们以敬佩的目光全集中在那位还很年轻的代表身上。

赵一戈心中赞道:“好小子!有种。”

宋锡炯恐怕也没料到会有人胆敢当场责问。他看了眼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包祖敏一眼,包祖敏回答道:“黄市长正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

“我们想知道黄市长是上调、外调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才辞去市长职务的。”那代表又问。